

曹劍丞：水墨丹青定格美麗鄉愁

中國城鎮化的高歌猛進，驅動越來越多的人「背井離鄉」，結廬城市。那曾承載着田園牧歌式生活的鄉村日漸式微凋敝。從中原農村走出的山水畫家曹劍丞，面對衰落的故園，面對記憶裡逐漸消失的鄉村景象，一聲歎息。為重現那桃花源般的故鄉，他以中國畫的筆墨，描繪他記憶中的鄉土和田園生活，定格美麗鄉愁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童心

畫家曹劍丞定居鄭州二十餘年了，他的故鄉在豫南確山農村。兩地相距並不遙遠，一年之中返鄉幾次，探望逐漸老去的父母。只是近些年來，故鄉的變遷時而在他的內心激起傷感陣痛，他感覺現實裡的故鄉愈發陌生了，記憶中的故鄉景象在逐次消失殆盡。「有一句流行的網絡語『父母在，人生尚有來處；父母去，人生只剩歸途』，如果不是故鄉還有父母，故鄉對我而言，越來越像一個陌生人。故鄉，好像漸行漸遠，離我而去，我越來越感覺自己被故鄉遺棄了。」曹劍丞說。

身居城市 心戀故土

曹劍丞在他的故鄉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時代，那是終生被銘記的無憂無愁的愉快時光。如果不是因為追尋藝術夢想，曹劍丞可能會終老故鄉，與泥土相伴。儘管家庭經濟捉襟見肘，父親咬緊牙關支撐着曹劍丞的藝術理想。十幾歲時，他隻身離開故鄉，前往省會鄭州學習繪畫。台灣畫家、美學家蔣勳認為，泥土是能給人類安全感的物質，它是一種「母親形象」，給予人類美好、安定、飽足的記憶。第一次離開故鄉，離開泥土，置身在水泥澆築的城市森林裡，曹劍丞的內心最初產生了一種深深的自卑，特別懷念故鄉，懷念泥土的芳香。

初離故鄉，雖然朝思暮想，但曹劍丞告誡自己，定當扎根城市，實現「魚躍龍門」的夙願。對故鄉的懷念，和逃出故鄉的慾望，二者激盪衝突，似乎是一種悖論，但的確是那時曹劍丞的心境寫照。或許，對他來說，實現人生抱負，唯有城市方可賜予自己機遇和平台。

曹劍丞孜孜不倦，在藝海之中浮游，如癡如醉。時間流轉，曹劍丞逐漸融入了大都市，並在城市安營紮寨，生命的韻律，已與城市的節奏默契合拍。他出入省會書畫界，「談笑有鴻儒，往來無白丁」，但是在內心深處，還是難以克制對故鄉泥土的懷念。

「安土敦乎仁，故能愛」

故鄉在一個遊子的心裡，被幻化成一個個記憶，一個個留存在腦海裡的景象、片段。對於曹劍丞來說，故鄉是「夏天滿眼的青紗帳、終日忙碌的大人們、河邊的老柳樹、黃綠相間的麥地和油菜花、伏牛山的老塍口、老樂山頂的塔尖」。曹劍丞說，在農村老家的生活，鑄就了自己的善良本分性格以及「三觀」。在城市生活二十餘年，已過不惑之年，曹劍丞依然如故鄉泥土一樣樸實，河南留余文化藝術研究院院長趙世信稱他宅心仁厚。

雖然農村並不富裕，物質貧乏，但他在鄉下度過人生最愉快的時光，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使他感知生命之真，體會天地浩然之氣，領悟「道法自然」。尚在幼年，面對曠野上的花花草草，以及炊煙、牧歸等等景象，曹劍丞的內心噴薄而出將其形諸筆墨的衝動。故鄉，是他的藝術啟蒙之師。每次回望故鄉，心存感激與懷戀。他說，故鄉的養育之恩，「生於斯長於斯」的情感一生難以割捨；而對故鄉的眷戀，不僅僅因為故鄉是棲息地，更是自己的心靈家

園和生命本源。

《易經》曰：「安土敦乎仁，故能愛」。曹劍丞對於故土的情感，大概是他為人善良寬厚仁愛的源泉。記憶的故鄉難以返回對於創造藝術的畫家來說，內心的幽邃敏感，可以洞若觀火般察知世間萬象的細微變化。每年回鄉的曹劍丞發現，在經濟大潮的風雲激盪之下，社會正在經歷的大變革，也使故鄉農村難以獨善其身。

「老家的人進城務工的越來越多了，不少人離開了鄉下在城市安家定居，村裡人越來越少。」曹劍丞感歎地說，隨着人口的流失，村莊的「空心化」愈來愈烈，農村的凋敝衰敗在所難免。一些洋樓在農村拔地而起，但這無法掩蔽農村蕭條的現實。有社會學家指出，中國城鎮化在某種層面而言，也在摧毀農村的根基，破壞鄉村的原生態。農村環境不斷惡化，河塘遭受污染，一些田地被拋荒。另一方面，費孝通的「鄉土中國」在這一社會語境下逐漸坍塌，金錢至上的功利主義掃蕩了農村的淳樸。隨着人口的減少，記憶中那些難忘的諸如嬉水、捕蟬、牧歸的生活場景已經一去不復返了。曹劍丞感覺故鄉越來越疏離了，越來越陌生了。

故鄉的漸行漸遠，在他的心裡激起的是痛感，是失落，是惆悵，是困頓，是迷惘。他似乎感覺自己是一個逐漸失去故鄉的人。「村裡的老房子在不斷地被拆除，我的內心總感到一種壓抑和沉重，拆掉的不僅僅是一座座老屋，從地圖上抹去的是多少代人的記憶和情感，就我而言，兒時的生活為此已成空白。」曹劍丞感歎道，「故鄉隨時都能回去，但記憶裡的故鄉可能永遠也回不去了。父母若去，遊子們可能連歸途都會變得可有可無了。」

「記得住鄉愁」撩動心弦

習近平主席主政中國之後，關注到農村凋敝這一社會現實，他指出：「要讓居民望得見山、看得見水、記得住鄉愁」。一句「記得住鄉愁」撩動了無數人的心弦，更在曹劍丞的心湖久久迴盪。曹劍丞說，習主席的講話，尤其是那句「記得住鄉愁」，引起社會共鳴，如果一味發展經濟，而忽視了人們在人文精神方面的訴求，那似乎背道而馳，「如果沒有了鄉愁，人的靈魂就沒有了最後的歸宿」。

習近平主席的「鄉愁之歎」是另一種仰望星空式的叩天之間，它擊中了人們靈魂深處最柔弱的部分。鄉愁是一個人情感的精神歸宿。每一個人皆有鄉愁，余光中的鄉愁是一灣淺淺的峽，而曹劍丞的鄉愁，是「母親手中的麵條和她的滿頭白髮，是父親永不停歇唱着的河南墜子，是對故鄉深厚的情感和無盡的思念」。



■曹劍丞作品《我家東邊有一池春水》



■曹劍丞作品《老屋》



■畫家曹劍丞



■曹劍丞作品《麥收時節》



■曹劍丞作品《無題》（備選）



■曹劍丞作品《過河》



■曹劍丞作品《野泳》

鄉愁與山水安頓靈魂

異曲同工鄉愁的熨帖靈魂，這一點與安頓靈魂的山水畫乃異曲同工。北宋郭熙《林泉高致》曰：「（中國山水畫）可行、可望、可游、可居」，乃文人寄託胸臆之物。山水畫家曹劍丞初以花鳥入畫，中途改轍，皈依山水畫。之所以改轍，乃因他覺得山水畫更契合自己的情懷和心性。他的齋號取名「布岳堂」，由此可見一斑。他說：「我覺得一個畫家的風格除卻骨子裡的東西以外，跟自己成長的環境、所接受的教化是密不可分的。」

或許正是因為幼年如脫韁之馬馳騁在故鄉的原野，化育了自由不羈的個性，從而在心性上更趨近山水畫了。耕耘山水畫二十餘年，曹劍丞自成一家。河南省美協副主席李明認為曹劍丞的山水畫「筆墨清勁，運筆有度，施墨有形，將傳統和現實很好的結合於一體，畫面清



■曹劍丞作品《趕集》



俊朗透、俊雅而不失勁健」。同道中人婁鴻泰稱其「作畫着重高古意境和文人情懷的表達」。身為一名山水畫家，曹劍丞寫生的足跡踏遍千山萬水，但最愛故鄉的一草一木。曹劍丞說：「山水畫所涉及的面比較廣，但我最喜歡的還是創作能體現鄉土情結的作品，這些作品裡能糅進自己的真實情感，能體現自己的成長軌跡和內心的價值取向。」

曹劍丞多年來一直將記憶中的故鄉作為藝術創作的一個畫題。在他的「鄉愁題材」畫中，描繪的是記憶中的鄉村生活景象，如兒童嬉水、捕蟬、放學、牧歸、炊煙等等。觀之這些畫作，那些熟悉的生活場景，激起觀者的鄉愁，如同《世說新語》記載的「翰因見秋風起，乃思吳中菰菜、蓴羹、鱸魚膾」，情不自禁思念起故鄉。定格美麗鄉愁，保存時代記憶在曹劍丞的「鄉愁題材」畫中，可以尋覓到靈魂深處的桃花源，可以看到人與人之間的脈脈溫情，可以發現鄉野生活的生動情趣。《人民日報》高級記者史曉韻說：「讀曹劍丞的畫，看得出他的心事和襟懷一樣渺遠，鄉思與友情一樣深邃的情懷。」

曹劍丞的「鄉愁題材」，在不經意中呼應契合了習近平主席「記得住鄉愁」的號召。習近平主席講話之後，曹劍丞重新審視「鄉愁」畫題，注重對鄉村畫題的發掘。在

「鄉愁題材」繪畫裡安頓自己的靈魂，安頓自己的鄉愁，曹劍丞一發不可收拾，筆耕不輟。他從一些前賢畫家的作品中汲取養分，尤其是齊白石、賀友直、豐子愷，以及當代畫家何家安，皆成為他學習的對象。曹劍丞的鄉愁畫題作品受到眾多人的喜愛。對於背後的原因，他自己分析認為，這類作品蘊含着一些人的鄉愁，有他們熟悉的場景，寄託着他們的思鄉情懷，所以這類題材的作品能走入他們的內心世界，能引起他們的共鳴。社會的車輪滾滾向前。中國的城鎮化大勢所趨，難以阻擋。或許，過去的那種農村社會生態也將在社會變革中被改變，以另一種形式存在。

對於曹劍丞這一代人來說，記憶中的故鄉漸行漸遠在所難免，或許如他所說，記憶裡的故鄉可能永遠也回不去了。但是，他作為一個畫家，可以憑借藝術的形式，以中國畫的筆墨，塗抹記憶中的故鄉，保存時代的記憶，定格美麗鄉愁。「若干年後，當我想起記憶裡的故鄉，我可以翻翻我的鄉愁題材畫作。」曹劍丞說。



受邀為劉震雲作品配圖

2016年，《人民日報》高級記者史曉韻為中國著名作家劉震雲的小說《一句頂一萬句》，撰寫了一部評論專著《瞧，這小說》。此書十幾幅插圖由曹劍丞精心完成，插圖背景文字由原中國書協主席張海題寫。十幾幅插圖洋溢着濃郁的鄉土氣

息，是曹劍丞鄉愁畫題的再現。劉震雲對此書插圖表示滿意，稱最符合他小說塑造的人物形象和時代背景，特意給曹劍丞帶來一套全集，並通過出版社表達進一步合作的意向。據悉，劉震雲有意邀請曹劍丞為其新書配圖。

■曹劍丞為《瞧，這小說》所配的插圖（畫中題字作者為原中國書協主席張海）